

# 年味·集市

□陈和丽

年味,在各个地方是不同的。我的家乡,地处湘中腹地的双峰县,这里跟其他地方的年味一样,要大扫除、磨豆腐、祭神,要打酒割肉买年货,要贴春联和守岁,不一样的是它散发出的浓浓暖意,更令我记得亲近,在岁月长久的消磨里从不会淡化。特别是年前的小镇集市,那是年味开始的地方,也是年味最浓的地方。

当我还是小屁孩的时候,进入农历十二月,所盼之事不过一二:盼下雪,意味着冬将尽春将来,新年将至;盼赶集,平日吝啬的母亲会在集市上像发横财般大方起来,什么都往袋子里装。我跟着去集市,所求之事也不过一二:一碗放了油辣椒葱花、冒着腾腾热气的米豆腐;一朵红艳艳喜洋洋、现在看来颇为俗气的头花。

去集市的前一天晚上,我是睡不着的,听鸡叫了一遍又一遍,等晨光从窗纸缝隙里漏进来,我就起床收拾。一向早起的母亲还靠在床上,见我穿戴整齐喊她起来,惊诧地说:“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”我不管太阳是打西边出还是东边出,只管催促母亲出门。母亲被我催得不耐烦了就说:“去迟了,这集市还会飞了不成?”集市倒不会飞走,但去得迟,卖米豆腐的就要收摊了。

从家到镇上有八里路,全靠双脚走。平时这八里路,望不到头,走一段要歇一会儿,母亲老骂我懒。赶集时,我却脚下生风、肋下生翼,母亲都快跟不上了。远远地望见人头攒动的集市,可母亲还在跟熟人谈天气、说钱难赚、聊猪不肥牛不壮,我急得恨不能扯起她就走。

一脚跨进集市,就进入琳琅满目的世界。一条不宽的土路上,尘土飞扬,两边摆满各种摊子。地上铺一块塑料布,上面堆满了金灿灿的橘子。圆嘟嘟的苹果;旁边的蔬菜摊上是青的红的辣椒、带着霜的白菜,还有秋天留下的老南瓜、灰不溜秋的芋头、红薯排成一排;肉摊的壮汉正满

头大汗地跟一根骨头较劲,案板剁得“砰砰”响;鸡鸭被缚住了翅膀与双脚,徒然在地上扑腾;鱼都是咽了气的,选中一条,直接从鱼嘴里穿根稻草提起就走。

而牵动我眼睛的是热气氤氲、散发着香味的各种小吃摊,面团在圆扁的模子里压一下,然后翻来覆去烤着的烧饼;在油锅里炸得“滋滋”响的糖油粑粑、油条、葱油饼。摊主根本不需要吆喝,口水已在我嘴里泛滥。还有我一年到头盼望着的零食,穿着各色彩衣的糖粒子,剥开一粒,糖块晶莹剔透闪着光;裹着一层薄薄白霜的冬瓜糖,翡翠般的糖心绵柔又带着沙沙的脆感,一口咬下去,甜得让你心尖都战栗;吃起来嘎嘣脆的杨梅砂糖、芝麻根根糖、猫耳朵花片、夹心饼干,哪一样我都爱,都不能舍下。我盯着母亲的手,这也要那也要,一个劲儿地嚷嚷。母亲是真的发了点财,心情也不错,罕见地没有斥责我,每样都装了一小袋。

买好了各种吃食,母亲去逛她喜欢的摊子——卖针头线脑扣子剪刀的,卖布料成衣鞋子的,卖灯笼春联挂历年画的。母亲对这些东西的兴趣,跟我对吃食的兴趣不相上下,到了摊前就像是脚底生了根,再莫想拉她。我百无聊赖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,看他们的脸,看他们手里提的东西,看他们跟摊主讨价还价。我发现,大人在这一天出手都阔绰,每个人手里提着不少东西,还有点是挑着箩筐来的——原来不止母亲一个人发了点财。他们的脸上虽无特别的喜悦,却都松弛了下来,松弛中有疲惫,疲惫中有慵懒,慵懒中闪现出富足,以及跟摊主还价时“一毛钱就不争了”的豪气。他们挨挨挤挤,撞了这个的腰,踩了那个的脚,但都不动气,约好了似的和气生财。

日头不知何时爬上天空中,“咕嘟咕嘟”冒

着热气的集市还是人流如织,人们并没有要撤场的意思,录音机里卓依婷不厌其烦地唱着:“财神来到我家门前,喜气洋洋过新年……”“磨剪子哟戥菜刀”“卖老鼠药啊”“算八字五毛钱一次”的吆喝声里,带了些许疲惫,但仍不遗余力地叫着。母亲还在摊前东挑西拣,把那摊子当成了藏宝洞,希望在里面找到金子。早上我没怎么吃饭,一心留着肚子吃米豆腐,这会儿饥肠辘辘,米豆腐在脑海里呈现出极具诱惑的姿态,勾得我魂不守舍。

等母亲直起腰身,准备“移驾”时,我如获大赦,扭住她就往米豆腐摊子跑。她嘴里嘟囔着,有什么好吃的,回家吃饭去,可她的身体却并不抗拒,由着我拉扯。时值中午,摊子旁的小桌都坐满了人,没有坐到位置的捧着碗,蹲在路边就“呼噜噜”地吃起来。一年到头,大人借着点由头犒劳一下自己,小孩子也跟着沾光,所以他们和我一样,都喜欢过年。我和母亲眼巴巴地等了一阵,好不容易一碗米豆腐到了手上。淡黄滑嫩的四方形豆腐块,浇了红红的油辣子,撒了碧绿的香葱,还滴了两滴香油,色入我眼,香袭我鼻,也不管它滚烫与否,迫不及待地就往嘴里塞。

日影西斜,集市渐散。我摸着滚圆的肚皮,头戴张扬的大红花,心满意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偷偷看一眼母亲,她眯着眼,静默的脸上,缺乏中隐藏着一缕喜气。

如今,集市仍在。超市的兴起,让集市不再成为农村人买年货的唯一渠道,但上了年纪的老人,仍然喜欢“赶集”。他们喜欢人挤人的热闹,他们钟爱跟摊主讨价还价的较量,他们沉迷烟火气里散发出的年味。几十年过去了,集市上的货品种类更多、卖相更好,吆喝声也装进了电子喇叭。当年健步如飞的人们,现已弓腰驼背、步履蹒跚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选上一副吉祥的春联,提着一对红红的灯笼,把年味带回家。

# 儿时走人户

□林佐成

老家在山区,农活特别多。记忆中,村民一年四季都浸泡在山野,走个亲、串个户,便成了奢侈。好在亲朋好友之间相距不算太远,近则同村,几步路就到;远则三五里路或七八里路,多花些时间也能走到。平常日子,走人户特别方便,只是来去匆匆,许多时候,饭菜刚咽下肚,腿就近出亲戚家的大门。别说来一场推心置腹的摆谈,即使想多拉呱几句也近乎妄想。唯有正月初二,走人户特别看重。

那些赤脚医生、泥瓦匠、铁匠等,平时忙于生计,衣服穿得随意,正月初二这天少不得好好收拾,带上礼物去给师傅拜年。

走人户的女人们,相比于平时出门的随意,正月初二则讲究了许多,她们必然收拾得清清爽爽,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平时乱糟糟的长发,会打理得非常柔顺,有的还会绾个髻,插上银光闪闪的簪子;衣裤一定是过年前新添置的,无论颜色还是样式,看起来都让人赏心悦目,就连脚上崭新的布鞋也是刚从立柜里取出来的。

随她们一起走人户的孩子,也个个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新衣服,扎着蝴蝶结的女孩子打扮得像公主,穿戴一新的男孩子则像王子。女人们明白,她们回娘家拜新年,除了给娘家送去喜气,让他们觉得女儿找了个好婆家,其他日子过得红火火火,还暗自与外婆到其他地方的同龄姑娘较劲。如果穿得邋里邋遢、土里土气,不仅娘家脸面尽失,自己也掉身价,那穿着打扮便别有一种意味了。

女人们是在相互邀约中,前前后后走出大院的。她们或挎着背包,或背着背篋,那里面除了装有白糖、冰糖、土面等拿得出手的东西,有的还会装上一块腊肉、一只鸡。她们走在回娘家的路上,心情舒畅,仿佛那些返青的麦苗、早开的野花、跳跃的鸳鸯……都在对她们微笑。春日的阳光洒在身上,让她们觉得暖意融融,心也随之温暖了许多。

都说娘家是女儿的避风港,此话一点不假。女人一回到娘家,把身上的背包或背篋一放,叫声“娘,我回来了”,把孩子往母亲面前一推,顺势抓条凳子一坐,便如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此后,她可以四处串门、闲逛,找寻昔日的闺蜜闲谈。那些熟悉的山与水、门与窗、人与事……便一幕幕浮现于眼前。

犹如回到了慢时光,那些需要张罗的饭菜,需要喂养的猫狗,需要操持的家务,回娘家的女人们都可以不闻不问、不管不顾,甚至可以赖在床上,无拘无束地享受

母亲的呵护。她能把生活中的苦恼与失意、梦想与期盼、委屈与不公、酸楚与失落,一股脑地向母亲倾诉;她也能撒娇、使小性子,指挥兄弟姊妹做这做那。娘家成了歇脚站,可以让疲乏的身子稍作歇息;娘家成了抚慰器,可以让疲惫的心灵得到安慰。

娘家是如此温馨与美好,如此令人牵挂与不舍,许多时候,女人们恨不能就此留下来。然而,当她们想起家里需要照顾的公婆,山野里需要打理的小麦、油菜,圈舍里需要喂养的鸡鸭牲畜……那平复的心又开始翻卷、汹涌,最终汇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归家洪流。少则一两天,多则三五天,女人们在母亲的千般不舍、万般叮嘱中,又匆匆忙忙地往回赶,然后等待下一年的正月初二。

至于孩子们,外婆家更是他们心念的乐园。早在放寒假时,他们便掰着指头,掐算着正月初二的到来。平时在家,长辈对他们管这管那,看见他们淘气时总没个好脸色。许多时候,放学归来,书包还没落地,吼声已惊雷般响起。孩子们哪嘟囔嚷、瘪嘴咋舌地背起背篋,拿着镰刀,牵着牯牛,心不甘情不愿地往山野里走……有时,家里来了客人,煮了一小块腊肉,哪怕馋得口水直流,也只能瞅着大人的眼色,怯怯地伸出筷子,夹上几片润润喉,又眼巴巴地看着大人将腊肉藏进柜子里,望柜兴叹。

但若到了外婆家,孩子就如同走进了乐园。吃的不用说,只要家里有的,不论贵贱,无论多少,外婆总是变着法子端上餐桌。吃饭之际,外婆总是不停催这夹那,直往外孙碗里送菜。外婆还会偷偷从立柜的某个角落,摸出几颗水果糖,悄悄地塞进外孙手里。在外婆家,不用放牛、做饭、洗碗……孩子常常把碗筷一丢,嘴巴一抹,便脚底抹油般跑出去,和伙伴们在院子里疯玩。哪怕玩得昏天黑地,弄得灰头土脸,只要天不塌、地不陷,也绝不会招来半声责骂。相反,外婆若是发现外孙有半点不开心,一定会探个究竟、问个明白,然后想方设法地弥补,绝不让小肝宝贝受半点委屈。

在外婆家,心放松、人自由,或许正因如此,正月初二走人户,外婆家常常是孩子们的首选。

梁园虽好,终非久恋之乡。外婆家到底只是暂歇之处,三五天后,孩子们不得不跟随母亲,恋恋不舍地往家走,只能把浓浓的思念与期盼化作悠长的等待。

而今,人们依旧在正月初二回娘家,不过摩托车、小汽车代替了步行;包装各异的礼品代替了古朴的土面等;打麻将、玩手机代替了传统的闲谈、游戏……一切都在消逝,一切又在新生,亘古不变的,唯有亲情。

# 那年除夕

□李秀玲

1987年,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在央视播出,火遍大江南北。我爱上了电视剧里的宝玉和黛玉,爱上了《枉凝眉》《葬花吟》《红豆曲》等歌曲,百听不厌,记下了所有歌词。

1988年,我13岁,是个初一的学生。那年的除夕,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亲戚一大早就陆续赶回整个外公外婆的老屋,里里外外地忙碌着,生火烧柴、杀鸡宰鸭、蒸菜切肉、择菜淘米,热热闹闹地准备着晚上的团年饭。

我家和老屋隔得不远,下楼过个马路,再下几十级梯坎就到了。妈妈一大早就去了老屋,我睡到自然醒,然后拎着录音机,拿着一盘电视剧《红楼梦》歌曲专辑的磁带,就往外公外婆家走去。

老屋的一面墙紧挨着隔壁家的屋子,除了堂屋,其他屋子都乌漆墨黑,见不到阳光,可我还是喜欢这里。我在老屋长大,这里有比阳光更温暖、更亲切的外公外婆,他们和蔼、慈祥,对孙辈从来不打骂。每年过年,一大家子都回到老屋吃团年饭、过除夕、贺新岁,那是我念念不忘的欢愉时光。

那一年,因为看了电视剧《红楼梦》,我把录音机放在一间小屋里,反复听着“一个是阆苑仙葩,一个是美玉无瑕”“开辟鸿蒙,谁为情种”……这些歌曲在当时的在我看来,是仙音妙曲,是懵懵懂懂的情感,是爱与审美的萌芽。一首首歌曲把我带回了电视剧里的经典场面——宝黛初见、晴雯撕扇、黛玉葬花、湘云醉卧芍药圃、林黛玉《咏菊》夺魁……

歌曲伴随着我到了厨房,灶前的外婆和锅旁的舅娘没工夫搭理我;我正往外外公外婆的舅屋,妈妈和小姨正在收拾屋子;我去了堂屋,表哥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,和他约好了晚上一起找舅舅放鞭炮;我又到了前院坝子里,外公和舅舅把石磨磨好的豆子过筛子,准备点豆花了。最后,我还是回到了小屋子里,一个人静静地听着歌



火塘上的年味 李平 摄于宣汉县清溪镇

# 碗里的冬天

□赵光

我一直坚定地认为,老家的碗在冬天也是盛满爱和温暖的。

进入寒冬,每次开餐前,父亲总是细心地将桌上三只冰冷的粗瓷饭碗,放入煮了米饭的铁锅里,让碗受热后再拿出来盛饭。当我们三兄弟把碗端在手里时,饭碗是暖的,米饭是香的。

在我们眼里,粗枝大叶的父亲不懂怎么表达爱,但这个热饭碗的小小举动,却让我们读出了他深沉而细腻的情感——原来他是懂爱的。人到中年的我,仍然因那个温暖的细节而感动不已。

贴了皮纸的木格窗,被寒风吹得“呼呼”直响,母亲早就将灶房里的火塘燃起来了。有了火塘,老家的冬天就不那么冷了。母亲化繁为简,不再去灶台烧火做饭,直接在火塘上架个三角铁架,铁锅往上面一放,便搭起一个简易的柴火灶。

母亲最喜欢做的一道菜是一锅炖——先将腊肉腊鱼放入锅中加水煮开,然后将浸泡的红薯粉条和鲜嫩的豆腐一起下锅;盖上锅盖,大火煮沸,锅里“咕噜”作响,热气夹带着香气从锅边钻了出来,弥漫在空气里,馋得我们口水都流了出来。“小馋猫,马上开吃了!”母亲揭开锅盖,手握锅铲,从热腾腾的锅里,铲起一铲腊肉腊鱼加红薯粉条、豆腐送至我的饭碗里,将一碗饭菜堆得

高高的。“慢点,别烫着!”母亲温和地提醒道。我的喉咙早已伸出了一只饥饿的手,哪管得了这么多,夹起一片肉就狼吞虎咽起来。“好吃!”即使有些烫嘴,也影响不了我对这道美食的赞美。

一锅炖最大的特点是滚烫,让人吃得过瘾,因此常常成为寒冬时节一日三餐的主角。锅架在火上,菜炖在锅里,我们端着粗瓷碗,围坐在火塘四周,一边烤着火一边享受着美味,吃得咂嘴咂舌,吃得满头冒汗,让人感觉这冬天的生活真是够味、够火、够辣。

吃着碗里的,我们还看着火塘上的,火塘上还挂着两只熏得黄灿灿的诱人腊猪脚呢。干萝卜炖腊猪脚是一道百吃不厌的家乡美食,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一样,期望母亲有一天能做这道美食解解馋。母亲似乎不太在意我们的期盼,说:“急什么急,过些时日就会有吃的。”“过些时日是什么时候呀?”我们追问道。“到下雪的时候吧。”母亲的话不可置疑。

那段时间,我们守在火塘边,天天祈盼下雪。下雪是最冷的时候,在到了一夜西北风后,纷飞的雪终于降临了。母亲信守承诺,从火塘上方取下一只猪脚,就着柴火烧去未刮净的猪毛,用柴刀将其剁成一个个方块,洗净沥水后,盛入一口铝锅里;接着,她取下挂在屋檐下风干的萝卜,剪去根须,用热水浸泡后挤干水分,与腊猪脚

一起炖煮。

炖腊猪脚费柴费时,初时大火炖开,然后转为中火慢炖,待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,再改为小火细炖。当腊猪脚的香气弥漫整个灶房时,干萝卜炖腊猪脚就可以出锅了。母亲让我们不要盛饭,直接给我们三兄弟各舀了一碗菜。干萝卜清甜可口,腊猪脚软糯筋道,好吃得让我们把碗里的汤都喝得一滴不剩。父亲一边抿着小酒,一边嚼着猪脚,优哉游哉,似乎冬天的时光都在碗里慢了下来。

在冬天,甜酒冲蛋是必吃的,这是碗里最甜美的味道。父亲是酿甜酒的高手,一到寒冬,就要亲手酿制。糯米淘洗沥水后,用木甑子蒸熟,待过一遍凉水,便拌上酒曲,盛入水桶中自然发酵,七八天后即酿成甜酒。冬天的早晨,母亲常常用鸡蛋冲甜酒,甜酒在炉锅中加水加糖烧开,打入事先搅拌均匀的蛋花,稍微煮沸,就可用勺子舀出盛入碗中。尝一口,甜滋滋的;再尝一口,有绵柔的酒香味。我们一口气就将一碗甜酒喝下了肚,但仍觉得不过瘾,又接连喝了两大碗,才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嘴。

冬日真是个好时节,盛在碗里的美食还有很多,比如霉豆腐、焖干豆角、红薯粉煎蛋、羊肉火锅、腊味合蒸。这些碗里的美味,是从小到大的味蕾记忆,也是不曾褪色的乡愁符号。